



山西歌集

艾 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山 雨 欲 来

艾 煊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装帧：朱展程

山 雨 欲 来

艾 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0 1/32 印张 9.75 字数 225,000

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035 定价：0.78元

内 容 提 要

“天上阴阴落落晴晴，地下打打谈谈停停。”
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，正处在十字路口。

躲在峨嵋山上的蒋介石，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，下山“抢桃子”来了。他们一面调兵遣将，向人民进攻；一面假装和平，高呼停战谈判。《山雨欲来》写的是在这攸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，我某军分区的军民，如何按照毛主席的教导，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，终于克服了内部的错误倾向，赢得了自卫战争初战的胜利。

小说文笔清新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在人物塑造和故事展开上，颇具特色。

正当三伏中。东边天刚亮，知了就趴在绿叶已变得焦红的榉树桠梢上，高声喊热。起得绝早的司号班小鬼们，在拂晓的半暗半明晨光中，立在圩岸上拔号。十几把紫铜军号，拖长音调，热烈，嘹亮。一大清早的空气中，就闻到了呛鼻子的燥热气味。

每年黄梅季一过，接下来的三伏天，都是那么火烫火烫的。接连八个火烫的炎夏，都在行军、战斗中过去了。忽然，一个与往年不同的、新的炎夏到了。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的夜晚，人们不再搬张竹榻到圩岸上乘凉。都聚到稻场上，堆起麦穰，烧起一堆冒着浓烟的烈火。黑月头，但稻场被火光照得通亮。青年们唱着、笑着，围着火堆，整夜扭秧歌舞。沉静些的老年人，就着火堆的亮光扎担架，把木砵抬到火堆边碾“反攻稻”。本来已经汗流浹背了，似乎还嫌热得不够，一定要凑集到这大火堆边。

分区小报，一天之内出了三张套红号外，把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在延安总部发布的一道道进军令，传达到每个战士。大反攻开始了，八路军、新四军、华南纵队的战士们，向敌占城市，向交通要道进军！

接到命令早些的部队，已经向敌据点轻装急进了。但分区滨湖生产队的三个连战士们，还不曾接到投入战斗的命令。

这个滨湖生产队，是分区部队的生产基地。一九四二年分

区指战员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敌后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后，就在这湖边上围垦出一大片水稻田。泥土黑油油的，发粘，发光。从分区首长到每一个战士，都轮流到这个生产基地上劳动过。

久不落雨，田藕的荷叶片片焦枯，牛整天汪在小河里，不肯上岸。天上没云没风，湖里蒸发上来轻轻抖动的水汽，郁聚在这片滨湖水稻田的上空，一清早就闷热得喘不过气来。战士们背上背着四十多度的大火炉，在田里耘耩。

一个短发齐耳的女同志，头上戴一顶灰白色的旧军帽，颈子上箍着一条沾满了泥浆和汗水的湿毛巾。双膝在烂泥水田里跪着向前挪动。双手飞快的在秧棵行间拔除稗草。天热，心急。汗，湿透了衬衫，又浸透了军装。背上被太阳晒干了的的地方，灰军装上又画上了一圈圈一片片晶莹闪光的盐卤细粒。军装胸前的两只小袋袋里，饱鼓鼓的，装满了请战书，不但有战士的，班、排长的，而且有连长、指导员们的。就是说，连队的领导干部也沉不住气了。全国都在大反攻，全军指战员都在向城市，向交通要道疾进，可这三个连队的战士，还匍伏在稻棵里扒烂泥。赵幸存，二团民运股长、生产基地负责人，她感到自己也慢慢沉不住气了。她双手飞快的拔稗草，一声不响。有时偏过头来，眯缝眼，从稻浪顶上望望通向分区司令部的那条大路。偏头仰望的次数，愈来愈频繁了。好象分区首长已经忘记了这里的三个连队。她心里默想，到收工的时候，再看不到大路上飞跑来传令的通讯员，她也要给分区首长打请战书了。

平常辰光，爬在这个暑热、湿闷，秧棵齐头顶的稻田里劳动，战士们都懒得说话，但今天一反往常，话特别多。常常有些片言只语，传进赵幸存的耳朵里。

“说快也真快，一眨眼，八年就过去了。”

“老早有人就讲，打走鬼子享太平，想不到，眼睛一眨，太平也就跑到你眼皮下边来了。”

“太平？太平还早哩。说不定，前头还有啥新的战斗。”

“不会的，鬼子一投降，天下就太平了。”

“真的没有仗打了么？我才不信哩。”

“不信也得信。我说，没有几仗打了。就是有几个鬼子死顽固，不肯投降，两刺刀就把他插掉了。”

“插掉鬼子，就能天下太平？‘猴子’，你不要慌，还要看看蒋介石的态度哩，看他想打不想打？”

“他也打累了，也不想打了。”

“他累个屁，他坐在山头上，手摇芭蕉扇，乘了八年凉，养得肥肥的。”

“蒋介石肥个啥。喝了老百姓那么多血，还是瘦得只剩三根筋。”

“他为啥瘦？坐在山头上，乘了八年凉，伤风了。”

“他为啥瘦？坏思想多了，想落了膘。他一门心思专寻我们磨擦。”

“我看，他想磨也磨不起来，他的军队在大后方，几千里路远，调不上来。我看，和平是笃定的。”

“对，还是国共合作。”

“不要只顾给自己吃定心丸子，磨擦还会有。”

“不错，有阶级，就有磨擦。”

“磨擦归磨擦，顶多再来三个反共高潮吧，和平总归还是笃定的。”

“和平了，也还有斗争。”

“那就是开谈判的斗争。”

“也会干它几仗。说不定，还有大规模内战哩。”

“你不要讲吓人的话，你是蒋介石的参谋长？”

“你要当心点，蒋介石这个流氓头子，就会耍流氓手段，打完鬼子就来找我们打。”

“蒋介石愿意打，我也愿意陪着他打。他要是把我打火了，他想歇手，我还不愿意歇手哩。”

“你不是讲，打走鬼子享太平？”

“蒋介石不肯太平，你还要去哀求他么？打就打，有啥了不得。他跳马，我就把小卒子拱过河，一步不让。”

“刚才来的《电讯》上讲，蒋介石要我们驻防原地待命。”

“你听他瞎说八道的。我们总归是听我们总司令的命令。”

“蒋介石在四一年一月十七号就取消了我的番号，我也不客气，随手就把他送给我的蓝帽花摘了，随手也就取消了他的指挥权。”

“他有啥指挥权。我们是党的军队，我们听毛主席的指挥。”

赵幸存不自觉的微笑着，很有兴趣的听着水稻田里的这些议论。参加议论的，就是在赵幸存右手耘耩的那两个班的战士。虽然你插一言，我插一语，七嘴八舌，但议论的中心，倒是非常集中的。开头，她也想插进去议论几句，但越听越有兴趣，有时甚至出声笑了。战士们思想很活跃，自己提问题，自己做解答。原先在她头脑里翻腾的、等待分区下达出击命令的情绪，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。

二

太阳快到当顶，收工号响了。

战士们赤着脚，在田埂上排好队，往村上走。干了一个上午，又热又累，很想休息一下，但收工哨子一吹，又不那么想休息了。战士们仍旧兴致十足，有说有笑有唱。顽皮的“猴子”，把一条滑腻腻的泥鳅，放到前边一个战士的颈脖里，引起一声惊叫，一阵大笑。这个“猴子”，是区队刚刚升级来的战士，顽皮，精瘦，满脸的调皮相，满口的调皮话。奇巧他姓侯，这一来，就理所当然的取得了这么一个“猴子”的绰号。

小山坡下，一排排自建的营房。房子不高，檐口不过一人搭一手。大个子进门，有时会下意识地把头低一低。墙，下半截土整砌的，上半截芦苇编扎的。烂泥一糊，再穿上麦秸蓑衣，风不透，雨不漏，冬暖夏凉。没有石灰，里墙就用畝田里取来的荒年粮食——白观音土，泥上一层，也蛮光亮。外墙上贴了许多牛屎饼，这是象煤火一样的好燃料。屋顶是麦秸铺盖的。房门是芦扉编成的。

去年秋天鬼子扫荡，一把火，把这几排房子烧得精光。烧得容易，盖得也快。反扫荡一结束，赵幸存就带领战士们下湖割芦苇，和泥拓土整，只花了一个星期，比原来更漂亮的几排营房，又造起来了。

一间屋里，一张长通铺，正好晒一个班的战士。床腿是土整垫的，上边铺上芦扉，简单，实用，卫生。铺上垫着战士们自己编织的苇条凉席。这八年来，整个部队都是从来不发蚊帐的。因为湖边蚊子成群结阵的，又多又大，分区供给部特地给滨湖生产队的每个战士，发一块三尺长二尺宽的纱布。战士们用篾条弯成弓形，撑开纱布，罩在脸上。把这种世界上最小的蚊帐，叫做“单人掩体”。

赵幸存赤着脚，拎着一双布条打的草鞋，往隔壁二连一班的驻屋走去。通讯员小秦在门口看到了，连忙放下盆里正在洗的

衣服，拎起水桶，说：

“股长，你等等，我去打水。”

“不要寻麻烦了。”赵幸存随手在门口端起一只用一段樟树根做的实心木凳，说，“小秦，你也过来。”

摆在一班房子当中的那只木盆边，挤了六个战士，赵幸存插进他们当中，十四只脚，刚好满满一盆。赵幸存笑道：

“塘小鱼多。”

全连班排干部中年纪最小的、十六岁的小班长苗冲笑道：“跟浦州城里一样，一个小城里头，挤上好几千个鬼子、二鬼子。”

坐在赵幸存身边的一个战士，看看她的肩胛说：“股长，你看看你的肩胛，这一块新布补钉，又磨破了。”

赵幸存正在弯腰洗脚，偏过头，朝肩上看了一眼。她不想谈这个扁担磨破肩胛布的事，便打岔说：“苗冲，大反攻了，你们班上一个人准备了几双草鞋？”

“顶少的三双，多的有五双。”细瘦个条、大圆眼睛的小班长苗冲系好了草鞋带，从小凳上跳起来，说，“股长，鬼子都让兄弟部队吃光了。要到啥辰光才交给我们战斗任务？”

赵幸存笑道：“小鬼，你不当突击队，不冲锋，脚底板就发痒了。”

“你不要笑我，股长，你脚底板也发痒了。”苗冲理直气壮的说，“战士，战士，不打仗，还叫啥战士。老是种田，种田，我们真的快变成老百姓了。再不下作战命令，我们就一天打它二十四张请战书，一个钟头打一张。”

赵幸存说：“急啥？你急，我比你还急哩。”

苗冲开心地说：“看你外表一点也不急不慌的样子，我就觉得奇怪了。”

“有啥好奇怪的。”赵幸存说，“鬼子嘴上投降了，手里还端着

大盖子，仗，有得打哩。你急啥！”

赵幸存接过身边一个战士递给她的土布毛巾，一揩，毛巾红了。脚抬起一看，脚掌心有一条寸半长的口子。

苗冲“哎呀”一声：“口子蛮大的。”

赵幸存眉头一皱，说：“你大惊小怪的做啥。”她脚上的裂口，是刚才在田里被碎玻璃片戳的。当时，她随手拿烂泥一糊，本来已经止住血了。但看来烂泥到底不灵。她又把脚放进水里，用手指头抠伤口里的烂泥。

那个拿毛巾给她的战士，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急救包，打算替她包扎。赵幸存推开了他的手，笑说：

“你好阔气。留着战场上用吧。”她转头对苗冲说，“你到水沟边上，替我拔两棵草来。”

苗冲问道：“就是那天卖草头的老乡教我们认的旱莲草么？”

赵幸存点点头。揩了脚，但血流不止。苗冲拔来几棵开白花的小草。赵幸存把草放在掌心里，两只手合拢来当磨盘，碾了几下，草汁顺指缝流下来了。她把揉碎的草在掌心里摊开，摊平，象贴烧饼样贴到脚上。

“有用场么？”

“灵！”赵幸存笑着穿上了布条打的草鞋。

开饭号响了，战士们忙碌的收拾碗盆，跑步到场上排队。正在这时，一匹汗湿的马，跑到了门前场上。骑兵通讯员脚一抬，灵巧的跳下地。赵幸存跑着迎上去，接过了信封上划着两个“十”字，十字边上又套着两个圈圈的急件。

开头默看，后来不自觉的低声读出声了。赵幸存十分开心，这封信到底等到了。她关照了小秦一声，叫他带骑兵通讯员去炊事班吃饭。赵幸存急匆匆的跑到二连连部。值星连长邓树飞正和连部的干部、通讯员七八个人，围住桌上的一只大面盆，站

在那里捞馄饨。

“股长，你的鼻子真尖，我们连的这个香馄饨，糠虾拌韭菜，这个馅是我配的，你尝尝看。包你吃过了，还想带几只回去。”邓树飞一边说，一边把一碗馄饨、一双筷子递过来。这个矮矮粗壮的连长，身体结实得象个铁匠，很难使人相信，这个军事干部，是三九年入伍的中学生。

赵幸存夹了一个馄饨放到嘴里。

邓树飞问道：“味道怎么样？”

赵幸存啧啧嘴，说：“不甜，不苦，也不酸，味道还可以。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烫。”

指导员郁中生笑道：“你坐下来，定定心吃嘛。”

“这次来不及了，下次你替我留碗冰凉的。”赵幸存笑着放下碗筷，说，“分区司令部紧急通知，叫我马上去一趟。”

邓树飞把筷子往桌上一搁，说：“好，我早就说过，打浦州，少不掉我们这个连。”

指导员也端着碗、停了筷子，说：“可能不止打浦州哩。要从浦州城一路打下去，直捣南京、上海。”

“南京、上海怎么捣法，还得动点脑筋，花点力气哩，你看看蒋介石的那份电报。”赵幸存说，“现在是个历史转变关头，要抓紧时事学习。下午，让各连干部、战士，把新华社今天早上发表的那篇评论，和总司令给蒋介石的那封电报，好好学学，把时局发展的动向，弄弄清楚。”

值星连长邓树飞点点头说：“好。晚上早点讨论，早点熄灯。等你一回来，我们就好夜行军。”

赵幸存笑说：“你不要空高兴。我们这里有三个连，说不定调两个连上火线，单留你们二连在这里搞后勤，斫稻子。”

邓树飞摸摸脑袋说：“哎呀，那就伤脑筋了。”

“我说，还是不要瞎估计吧，免得伤脑筋。”赵幸存笑着用指头点点邓树飞，又补了一句，“督促各连，抓紧时事学习。”一转身，向门外快步走去。

她跑回生产队队部的炊事班，从米箩里抓了几个馒头，塞到挂包里，和小秦出村，往通分区司令部的大路上跑去。

三

身材高高瘦瘦，显得很清秀的赵幸存，和胖呼呼的通讯员小秦，两人一边跑路，一边啃馒头。

一丝风也没有。大路上空的尘雾，不飞不飘，好象凝聚在半空当中。大河边上的风车，翅膀停住不动，叶片软瘪瘪的挂下来。车棚里，水牛慢悠悠的拖着龙骨车，单调的打转转。天气闷热得不得了。赵幸存头上的竹笠帽，挡不住蒸人的热汽，满脸蒸得通红。出门匆匆，忘了带水壶，又吃的干馒头，连一口腌菜汤也没喝，口里干得生胶。

路边有个小村。一支担架队，在村头大白果树下休息，喝水，抽烟。

赵幸存走到民工们面前，问道：“同志，上那里去？”

“上浦州。”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民工，快快活活的笑答，“打下浦州城，回家享太平。”

看到民工们从村头井台边喝饱了凉水，跑回树下休息。小秦便去提水。从井台边汪着的许多小水坑上踩过去。井边有现成的拴了绳子的提桶。

赵幸存的脚痛得很，一直忍住，不曾休息。此刻便坐在白果

树下的老树根上歇歇脚，和民工们聊天。

小秦从井里吊来一桶水。赵幸存双手举起木桶，把冰凉彻骨的井水，咕嘟咕嘟向嘴里灌。喝一半，从嘴里流到胸前一半。喝过，用手背抹抹嘴。薄嘴唇角的弧线轻轻地往上一牵，满足地微笑了一下。感到全身凉爽、轻松。等小秦喝过，两人又蘸湿了毛巾，痛痛快快地揩了脸。赵幸存端起还剩下的小半桶水，浇到脚上，冰凉水一激，脚掌上的伤口，也感到不那么火烧般的疼。

到了分区司令部驻的村庄，只见人们进进出出，非常忙碌。战士们在还门板，扫村街，填平卫生壕。牲口垛子上，已经架好了公文箱、电话线框。

问到了副政委罗霄山住的那户人家。砖墙、茅草顶的房子，穿过过道，走进一个小天井。看到客堂里一个高个条的同志，背对着门，立在桌边打电话。大概线路不大灵光，又是吹气，又是拍受话筒。赵幸存立立在天井里，想等罗霄山把电话打完再喊报告，再进屋。

“幸存。”有人喊。她一转脸，看到厢房间里跑出来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。赵幸存青白眼膜上的那颗乌黑的眼珠，立刻放光。她轻快地跳上廊沿台阶。两人抱到一起，互相用拳头捶对方的背脊。赵幸存比司令部医务所长苗云秀个头略高一点，但比较单薄，赶不上苗云秀那么结实。两个女友三四个月不曾见过面，乍一遇到，开心得象小孩一样，抱着、跳着、笑着、捶着。闹了一阵，都放开了。赵幸存指指铺上捆好的背包，问：

“司令部马上要移动么？”

“不是。是我调动工作了。你们二团卫生队长老冯，伤口恶化了，一时回不了前方，我去接替他的工作。马上就出发。”

“太好，太好，我们又做邻居了。”赵幸存开心的拉住苗云秀的手，但又摇摇头笑说，“我们俩做邻居，有啥好的？你看，你到我

们二团了，跟罗副政委的距离反倒远了，当子拉大了。”

苗云秀在赵幸存的高鼻梁上刮了一记，说：“你这个鬼丫头，面皮越来越老，敢来笑话我了。”她看赵幸存走路脚有点跛，笑问，“老兵脚上怎么会起泡呢？”

“没啥。让碎玻璃片划了一下。”

苗云秀看了一下表，想了想，计算了一下时间，说：

“哎呀，你怎么会跑得这么快的。”

赵幸存说：“司令部给我的信封上打了两个十字，那意思大概就是叫我加倍跑吧。云秀，叫我来，到底是交待啥紧急任务，阿是去打浦州？”

苗云秀神秘的微笑着点点头，说：“我去看看老罗电话打完没有。”

一转眼，苗云秀和罗霄山并肩快步走进厢房。

罗霄山三十一岁年纪。幼年，在砖瓦窑场当小工，十五岁那年入伍的时候，全身上下就只穿着一条短裤头，不但没衣裳，没鞋袜，连个名字也没有，只有一个乳名叫小四子。因为他姓罗，连长便拍拍他的肩胛说：“你就拿这个大山做名字吧。”从此，便指山为名，叫罗霄山。

大高个头的罗霄山一把拉住赵幸存的手，说：“云秀说你是坐飞机来的。确实真快。”

苗云秀说：“你还表扬她‘真快’哩。你看看她的脚。你在信封上随手划了两个十字，害得人家两脚不沾地的跑。幸存，你坐下来，我替你看看。”

“看啥，卫生队长忙这种玻璃碎片划口子的大事。副政委，快把任务交给我吧。连民工都赶到浦州城下了。战士们心里急得象火烧。”

罗霄山笑道：“战士越是发急，领导干部越是要冷静。来，先

把你们那里干部、战士的政治情绪谈谈。”他不慌不忙的坐到桌子旁边的长条凳上，用手示意赵幸存坐到他对面的门板铺上。

赵幸存只好笑笑坐下了。

苗云秀端了一只小竹凳，坐在赵幸存身边，顺手就去拿她的那只跛脚。赵幸存把脚往后一缩，说：

“人家跟政委汇报工作，你捣蛋。”

“你谈你的。这只脚划归我管。”苗云秀把这只跛脚的草鞋脱掉，把沾满汗和泥土的脏脚，搁在自己膝头上。脚掌心的药草，早就踩成烂泥了。云秀看了看，又跑到对面灶屋里，从汤罐里打来一盆温水。赵幸存不让她洗。苗云秀把她的跛脚揷进盆里，笑道，“你要是再小两岁，我还要帮你洗澡哩。不要啰嗦了，你汇你的报吧。”

苗云秀把这只跛脚洗干净，再换一盆水，用纱布细心的把伤口里的烂泥、细砂子、断草梗，慢慢挖出来。

她是个细心人，不象赵幸存那样大刀阔斧的。苗云秀比赵幸存大四岁，今年廿四。她的老家是苏北沭阳。五岁那年，随父母逃荒江南。父亲一副篮担，一头挑着破衣被，一头挑着三岁的弟弟。到了江南溧阳，弟弟出天花死了。父亲在地主家当长工。那天眼看黑云翻滚，地主还是吃牢他连夜摇船去溧阳城，碾米给儿子过生日做团子。中途果然遇上暴风雨，不会摇船的长工，落水而死。云秀母亲要地主派人打捞尸体，地主趁机反过来要她赔偿翻船损失的十五担稻子。无法，只得叫云秀做丫头来抵还冤死债。母亲无依无靠，讨饭过活。后来，和一个孤老长工结了婚，生了个弟弟，名叫根土。三七年冬，鬼子打到溧阳，母亲在田岸上逃难，被小火轮上的鬼子开枪打死。继父被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拉伙去挑行李，一去杳无信息。三八年，新四军到了溧阳，云秀从地主家逃出，参加了新四军第一支队。后来她到了江北。

她非常怀念那个在旧世界到处乞讨的同母异父弟弟根土。她渴望弟弟也能成为一个创造新世界的战士。她托了好几个去江南的同志，顺便在溧阳甓桥一带打听一下根土的下落。后来，一个做民运工作的女同志，无意中从一群背纤的半大孩子中寻到了根土，远道辗转，把他送到了姐姐身边。苗云秀把弟弟送到连里去当兵。根土是个又瘦又灵活的小战士，打仗非常勇敢，每次战斗都要报名参加突击队，就是那一把大刀、八颗手榴弹。同志们不喊他苗根土，信口叫他苗冲、苗勇。以后，他就正式改名叫苗冲。现在是二团二连最年轻的一个十六岁的小班长。

苗云秀把赵幸存脚上伤口里的烂泥、砂、草洗净了，说：“你看你这只宝贝脚，肿得象个熟桃子，还打埋伏，不许人看。你说，你在战士面前怎么起模范作用。”

一听这话有点严重性，罗霄山立起来，走过去一看，摇摇头说：“大反攻，路有得跑哩。看你不好好保护脚。”

两人一顿埋怨，赵幸存也没话可说，只好笑笑说：“好吧，我这只脚就送给你去培养吧。”干脆伸直了听任苗云秀去擦洗、敷药。上好了药，又要缠绷带。赵幸存把脚往后一缩说：

“好姐姐，你不要捣蛋吧。绷带一裹，象个道道地地的伤兵样子，到了前方，团长肯定不让我上火线。”

苗云秀又好笑又好气的说：“你这个鬼丫头，两个月听不到枪响，你就吃不下饭了。”

赵幸存央求道：“做做好事吧，你撕两条胶布一贴，我就称赞你是世界上顶好的卫生队长了。”

罗霄山一声不响，微笑地听她们两人争执。等伤包好了，赵幸存也汇报完了。

罗霄山立起来走了几步，说：“你们解决战士的思想问题，这个办法好，自出题目自解答，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。领导上要